

叶蕙心《尔雅古注斟》的成书、体例及价值

苏 婷

湖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恩施

收稿日期：2026年9月13日；录用日期：2026年10月4日；发布日期：2026年10月19日

摘 要

叶蕙心《尔雅古注斟》是清代《尔雅》古注辑佚链条中体例最为严整的著作之一。本文在考述作者生平与成书过程、厘清版本源流的基础上，从收录范围、编排方式、注音材料、释义方式、按断标识五个方面系统分析其编纂体例，进而评估该书在辑佚学与文献学上的性质与价值。研究表明，该书以“斟”为核心方法论，形成了“分层收录、出处可溯、已见有别”的体例系统，在清代辑佚学从“求全”走向“求精”的过程中扮演了收束与定型的角色。

关键词

叶蕙心，《尔雅古注斟》，编纂体例，蕙心案

The Compilation, Structure, and Value of Ye Huixin's *Collation of Ancient Commentaries on the Erya*

Ting Su

School Literature and Communication, Hubei Minzu University, Enshi Hubei

Received: September 13, 2026; accepted: October 4, 2026; published: October 19, 2026

Abstract

Ye Huixin's *Collation of Ancient Commentaries on the Erya* is one of the most rigorously structured works in the Qing dynasty tradition of collecting lost commentaries on the Erya. Based on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author's life and the process of compilation, as well as a clarification of the textual history and editions,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its editorial structure from five aspects: scope of inclusion, arrangement method, phonetic materials, exegetical approach, and markers of editorial judgment. It further evaluates the work's nature and value in the fields of textual reconstruction (jifu) and philology.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book adopts "collation" (jiao) as its core methodology,

forming a structural system characterized by “layered inclusion, traceable sources, and distinct editorial opinions.” In the Qing scholarly transition from “seeking completeness” to “seeking precision” in the collection of lost texts, this work played a role of consolid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Keywords

Ye Huixin, *Collation of Ancient Commentaries on the Erya*, Editorial Structure, Huixin's Commentar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21 世纪以来, 学界对清代女性学者的经学成就日益关注, 叶蕙心及其《尔雅古注斟》也逐渐进入研究视野。目前, 专门针对该书的研究主要有彭喜双《〈尔雅古注斟〉述评》(2010), 该文系统梳理了叶书的成书经过、体例特征, 并指出其中二十七类讹误, 是目前最为详尽的专题研究[1]。此外,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中有对该书的简要评语, 黄侃亦有评论见于相关著述。总体而言, 既有研究侧重于对叶书讹误的指摘与版本的考订, 对其编纂体例的系统分析与学术史定位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 着重从体例设计的自觉性与系统性入手, 分析叶书“五层收录”结构的逻辑内核, 并在体例评价方面对彭喜双的观点有所修正, 彭文侧重指出技术性失误, 本文则试图揭示这些失误背后的文献获取条件与学术方法选择之间的张力, 从而更全面地评估叶书的学术史意义。

2. 作者及生平

叶蕙心(约 1814~1876 以后)字兰如, 江苏甘泉人, 叶幹初女, 二十一岁归李祖望, 三十余岁考订《尔雅》, 以家务繁忙, 至六十二岁始完成《尔雅古校斟》三卷, 又有《兰如诗钞》一卷附刻于《尔雅古注斟》后, 存诗 108 首, 为清代女性文学创作的一手文献[2]。她是明代刑部左侍郎叶相的后裔, 祖父叶继可, 父叶幹初, 母杜夫人“工诗善琴”[2]。据卷末芮曾麟后序记载, 叶蕙心“在室时, 习承母训, 针黹有余暇, 独喜以音韵训诂为研究”可见其学术兴趣早在出嫁之前即已养成[3]。

据卷末李祖望跋, 叶蕙心“幼时祖父继可公所口授”《尔雅》, “廿一岁归余, 奁篋中有尔雅全册, 都能背诵, 并指毛本误字十余处”[3]。这说明她的《尔雅》根基来自父系家学, 且在出嫁时已具备独立的文本校勘能力。婚后归于江都李祖望。李祖望为江淮耆宿, 精《说文》学、《文选》学, 主持半亩园刻书事业, 所编《小学类编》为叶蕙心的学术研究与著作出版提供了重要的资源与环境。

3. 成书及版本

3.1. 成书过程

据李祖望跋, 叶蕙心编纂《尔雅古注斟》的过程跨越数十年。她二十一岁归李祖望后, 进读邵晋涵《尔雅正义》、郝懿行《尔雅义疏》, 由此领悟声训通假之旨, 并“病邢疏之简, 郭注多用旧注, 又不名所自出, 亟欲裒古注为一书”[3]。此时她年已三十余, 但“事翁姑, 勤操作, 未能卒业”。此后, 因战乱避居东台三里泽, 流离之中反而提供了“晨夕稍暇”的阅读条件, 从此“阅书籍, 采择以考订者几十年”。至同治末年前后, 全书三卷初步编成, 此时“犹不自信, 时年已六十有二矣”。光绪二年(1876),

亲属怱怱付梓，由半亩园刊行。这揭示了重要的两点，第一，全书核心是近二十年的持续性考订，非一时灵感；第二，“犹不自信”体现了辑佚工作应有的审慎态度，佚文的归属天然带有不确定性，轻断比阙疑更危险。

3.2. 版本源流

《尔雅古注斟》三卷，清光绪二年(1876)江都李氏半亩园刻本，半页九行，行二十一字，黑口，左右双边。卷首有刘寿曾序，卷末有李祖望跋、芮曾麟后序。书末附刻叶蕙心《兰如诗钞》一卷。此书为李祖望所编《小学类编·附编》之一种，后世影印本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经部小学类。卷上、卷中、卷下分别题“婿芮曾麟校字”“婿刘寿贵曾校字”“男汝麟校字”，表明由家族晚辈分担校雠工作。

书稿雕版过半之时，刻工催讨工费，叶蕙心只得典当两支金钗补足资费，并作七律纪事，诗题自注：“《尔雅古注斟》书成刻将半，工人索偿，质钗二支，诗以志感”，诗云：“刻书尤视注书难，素耐清贫砚水寒。敢羨浮名夸著述，勿忘故纸阅辛酸。行间检校防鱼鲁，篋里搜罗少绮纨。质库暂将休笑我，未容酒债许同看。”^[4]这首诗作直白道出晚清女性经学家的现实处境，治学既要埋首故纸、逐字校勘典籍，刊刻著作亦需自筹资费，治学清苦之外，更要独自承担刻书的经济压力，其付出远不止书斋内的文字考订。

4. 体例与内容

4.1. 编纂原则

书名用“斟”是理解全书体例的关键。《说文·斗部》：“斟，刮平斗斛也。从斗，菴声。”“斟”的本义是刮平斗斛的量器，引申为校正、斟补、斟订。叶蕙心以“斟”而非“辑”“纂”等字命名，表明她自觉地将工作定位为“对已有材料的审定”，而非“对新材料的首次发现”。刘寿曾序对此有明确阐释：“太君病尔雅旧注，自宋以来，无裒辑善本，余氏钩沈，未臻详备，舛误尤多……因刺取群经正义、释文，逮唐、宋类书，凡五家之注及旧注失姓名者，悉与甄录，以溯景纯注所从出。其景纯以后，沈旋、施乾、谢峤、顾野王、裴瑜之音注，孙炎、高琏之义疏……亦附存之。旁及异字逸文旧读，以略见古本面目。”^[3]这揭示了编纂体例的纲领，“甄录”意味着筛选鉴别而非凡见即收；“以溯景纯注所从出”指明了辑佚的根本目的是追溯郭璞注的史料来源；“附存”“旁及”等措辞则天然带有层级意识。

4.2. 全书框架

全书共有三卷，依《尔雅》十九篇的固有次第编排，并在卷末保留“序篇第二十”的遗迹。序篇云：“释诂、释言，通古今之字，古与今异言也。释训：言形貌也。”^[3]叶蕙心在案语中指出，邵晋涵怀疑序篇本无，但据《诗·关雎》正义所引，可知孔颖达所见《尔雅》尚有序篇，其亡佚应在唐代以后。三卷的篇目分配如下表 1 所示：

Table 1. Book structure and chapter information
表 1. 全书框架及篇目信息

卷次	所含篇目
卷上	释诂第一、释言第二、释训第三、释亲第四、释宫第五、释器第六、释乐第七、释天第八
卷中	释地第九、释丘第十、释山第十一、释水第十二
卷下	释草第十三、释木第十四、释虫第十五、释鱼第十六、释鸟第十七、释兽第十八、释畜第十九、序篇第二十

4.3. 结构体系

这是全书最具创获的编纂体例，刘寿曾序完整铺陈叶氏征引文献的五类取材范围，据此可将全书材

料体例析为五个层次。第一层为全书核心辑录主体，收录彙为文学(舍人)、刘歆、樊光、李巡、孙炎五家佚注，按《尔雅》经文词条逐条排比，每条注明注家姓氏并附出处线索，是叶氏“溯景纯注所从出”的主体材料。第二层收“旧注之失姓名者”，即佚文确属古注但无法归入五家者，别为一类附存，不强行归入某家名下，这种“不硬归”的处理方式正是其体例谨严的集中体现。第三层收录郭璞以后各家音注与义疏，包括沈旋、施乾、谢峤、顾野王、裴瑜的音注，以及后世另一位作义疏的孙炎、高琬之疏，以“附存”形式处理，明确不与汉魏五家古注相混。第四层辑录“异字逸文旧读”，主要依据陆德明《经典释文》及唐宋类书，记录《尔雅》古本的不同字形与异读，目的在于“以略见古本面目”。第五层是叶蕙心本人的考证按语，统一冠以“蕙心案”三字，系于旧注之下，与前代古注原文严格区隔。这套五层体系的要义在于，不确定归属的不硬归，后代材料不混入前代，己见不与正文相杂。叶蕙心在体例设计上的自觉，由此可见一斑。

4.4. 注音材料

本书的注音材料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第一种是孙炎或郭璞的反切，夹在正文中随注引出。例如《释诂》“胎，始也”条下注“孙炎云：大才反”；“到”字条下注“孙炎云：都耗反，郭璞音陟孝反”；“𪔐”字条下注“孙炎云：方满反”[3]。第二种是直音，如“乔，高也。郭音桥”“湮，落也。郭音因”[3]。第三种是依据《经典释文》记录的异体字或异读，如《释天》“南风谓之凯风”条下“蕙心案：释文凯作𠂔”[3]。叶蕙心将注音材料绑在对应的词条之下，不抽出来另编音表，便于读者在同一词条处同时看到义训与音读两方面的信息。

4.5. 释义方式

释义的体例特征是胪列而非裁定。同一条词下可并列彙为文学(舍人)、孙炎、李巡、樊光等不同说法，叶蕙心本人的释义判断不掺入古注正文，只在“蕙心案”中出现。例如《释诂》“黄发，寿也”条同时给出彙为文学(舍人)“老人发白复黄也”和孙炎“发落更生者”两种解释，二者角度不同，叶蕙心将其并置，让读者对照，而非宣布谁是谁非[3]。这种并列众说、不主一家的做法，正是辑佚书最稳妥的释义立场。

4.6. 按断标识

“蕙心案”是全书最突出的体例装置，从底本中可归纳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据引文回改今本脱文，属于校勘型操作。例如《释天》“岁阴”条：“蕙心案：今本无‘岁阴’二字。史记历书索隐引尔雅释天：岁阳、岁阴并举，是古本尔雅有岁阴二字也，据补。”[3]这里叶蕙心据《史记索隐》的引文反推《尔雅》古本当有“岁阴”二字，从而予以补正。第二种是据《经典释文》保存异体字或异读，属于旁及型操作。如《释天》“南风谓之凯风”条：“蕙心案：释文凯作𠂔。”[3]短短六字，提醒读者陆德明所见古本“凯”字写作“𠂔”，若不保留此条记录，这一异体字线索将永久消失。第三种是通假与文字关系说明，属于训诂型操作。如《释诂》中“蕙心案：𩇛、善一声之转。𩇛、斯亦声近假借”以及“妃、配古今字”[3]。这三种类型的共同点在于，都不是为了发明新义，而是让材料变得可核查，该补的据引文补，该存的据释文存，该辨的据声类辨。

5. 性质及价值

5.1. 性质定位

叶书的性质可从书名一字定音，“斟”的本义是刮平斗斛的量器，引申为对散见材料的出处审计与异文审定。因此，它不是余萧客式“首次广搜”的开创型辑佚，也不是马国翰式“规模化铺陈”的仓库型辑佚，而是一部对已可见古注材料做甄录、分层、校订、按断的总结性著作[5]。

5.2. 文献学价值

叶书建立了“分层隔离”的体例样板，五家佚注、失姓名附录、音注义疏附存、异文旁及和蕙心案，五层互不侵入，这在清代辑佚书中相当少见。多数辑本的问题不在搜得少，而在边界模糊、出处含糊。叶书还保存了可核查的注音遗存，孙炎反切、郭璞音读、《释文》异体字，这些材料经由叶书按词条归位后，为魏晋音注研究提供了一份有位置坐标的清单。叶书在校勘层面确有实质性补正，如据《史记索隐》补“岁阴”二字、据《诗疏》校“十月为阳”异文等，属于“辑佚加校勘”的交叉操作。

5.3. 学术史价值

在清代《尔雅》古注辑佚的谱系中，叶书的位置可以这样概括。余萧客《古经解诂》开山但粗放，叶书明确以“余氏钩沈，未臻详备，舛误尤多”为改进对象[6]；臧辅堂《尔雅汉注》求精审，叶书“搜采”或有增广，但本质取向更近臧氏的“审”而非马国翰、黄奭的“博”[7]；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与黄奭《汉学堂丛书》走规模化路线，叶书体量不及，但在“出处分层”上更严[5][8]。因此，叶书在清代辑佚学从“求全”走向“求精”的演进过程中，起到了总结与规范的作用。

5.4. 局限

彭喜双在《〈尔雅古注斟〉述评》中指出其二十七类讹误，主要包括：(1) 误他书注为《尔雅》某家注；(2) 注家身份混淆；(3) 误他书内容为郭璞《尔雅》注；(4) 以郝懿行《义疏》概括语当作旧注；(5) 注文误系、漏辑、出处误标等技术性错误。此外，叶书对邵晋涵《尔雅正义》、郝懿行《尔雅义疏》的依赖极深，黄侃评其“大体袭郝，杂以邵黄，绝未检覆原书”[9]。

量化来看，叶书所辑沈旋、施乾、谢峤、顾野王、裴瑜五家音注，实采合计仅12条（沈1条、施1条、谢2条、顾7条、裴1条），较马国翰、黄奭各家辑本总量相去甚远，其搜采之不备可见一斑，所辑郭璞《音义》仅占王书辉所考辑本的37.23%[1]。这与叶书网罗散佚的自我期许之间存在差距，也解释了为何陶方琦仍需作《尔雅古注斟补》以补其不足。

上述局限并不否定叶书在体例理念上的价值。叶蕙心“斟”的自觉、“五层隔离”的构想、“蕙心案”的按断隔离装置，在清代女性学者的辑佚实践中确属罕见。叶蕙心避居东台期间，藏书有限，主要依赖邵、郝《义疏》的转引，未能遍检原书。作为清代女性学者，她没有书院讲席之便、无藏书楼之资，以一己之力完成三卷辑佚，其文献获取条件远逊于同时代男性学者。“未检原书”更多是客观条件的限制，而非学术态度的疏失。承认这些局限，恰恰是为了更准确地定位叶书的真正贡献，不在辑佚的量与准，而在体例的清与明。

6. 结语

叶蕙心《尔雅古注斟》的价值，不在于替《尔雅》学“发明新义”，而在于为散佚的汉魏古注建立了一套可核查的归档秩序，以“斟”为核心理念，以五层收录结构为骨架，以“蕙心案”为按断隔离阀，以词条为单位沿《尔雅》原书篇第归条填充。它把辑佚从“找回文字”推进到“让文字回到可审查的位置”这一步恰恰是辑佚学走向成熟所需的那类工作。从更大的图景看，这部书也是一个提醒，晚清女性学者的经学劳动，未必以宏大的理论创新为证明，而以数十年持续考订、对体例边界的自觉、对出处的尊重为自己赢得位置。而叶蕙心这一例尤可见“校书”与“刻书”双重不易，母杜夫人以诗琴开其家学，己则以昼中《尔雅》承祖父口授，六十二岁成稿，刻将半而质钗续工，“篋里搜罗少绮紈”一句，恰是清代女性经学家“无藏书之便、无书院之席、仍以私力成编”的缩影。这些品质，正是今天做文献整理最应继承的东西。

基金项目

湖北民族大学 2026 年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项目名称：《尔雅古注斟》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MYK2026022。

参考文献

- [1] 彭喜双. 叶蕙心《尔雅古注斟》述评[J]. 书目季刊, 2010, 44(1): 9-32.
- [2] 李慈铭, 由云龙. 越缦堂读书记[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9.
- [3] 叶蕙心. 尔雅古注斟[M]. 清光绪二年(1876)江都李氏半亩园刻本.
- [4] 嶙峋. 闺海吟下中国古代八千才女及其代表作全 2 册[M]. 北京: 华龄出版社, 2012.
- [5] 马国翰. 玉函山房辑佚书[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 [6] 余萧客, 苏州全书编纂出版委员会, 刘小涛, 等. 苏州全书甲编古经解钩沉共 2 册[M]. 苏州: 古吴轩出版社, 2024.
- [7] 臧辅堂, 孙冯翼. 尔雅汉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8] 黄奭. 汉学堂知足斋丛书上[M].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2.
- [9] 黄侃. 感鞠庐日记[J]. 华国月刊, 1926(4): 5.